

悲劇的春天

苏小玲 著

真与真的两美，使人活得虚幻又狼狽。这不属于平民的世界，竟陷入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版
社

J267
498

悲剧的春天

苏 小 玲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1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的春天/苏小玲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年

ISBN 7-02-003332-6

I. 悲… II. 苏…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3940 号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友谊印刷经营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7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3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5.00 元



2000年春摄于北京金台园

目 录

翻阅情人节	1
感觉秋天的生辰	4
关于母亲	8
京都随想	20
牵挂	24
心灵的幻影	33
过年	38
成熟的男人	44
不成熟的女人	51
梦补人生	57
大姐	69
沙发上的纳闷	89
蹦迪	94
同事	100
春祭小动物	111
供血者	117
小人物阿良	128
诗人吕德安	141

历史学家的现实情结	152
爱是不能忘记的	174
榕城忧患	177
从电视剧《范仲淹》想到的	197
悲剧是生命的一种春天	202
困惑世纪末	209
平民手记	215
后记	250

翻阅情人节

情人有节，这世界便给生命的绚丽奇彩留出了空间。有许多时候，恋爱与婚姻更像是嘁嘁喳喳的麻雀；而我所理解的情人，似黄鹂鸟，抒情而不喧嚷，美丽而不风骚，落在干冷的枝桠上，对话的将是一整个春天。

情人是什么？也许喻她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已很生动可感，但这还不够，应该说是性命滑向死亡悬崖一刹那间的有力牵手，惊心动魄，终身难忘。情人的神圣，让我感觉这人类的尤物只永恒在梦中。

有人问我：世俗的情人为

何物？我说，不外三种，一是初恋，一番偷吃禁果的心灵愉悦；二是初婚，喜将爱人当情人，一种天长地久的幸福错觉；三是爱到危机的完婚者，蓦然回首眼里呈现的另一个。一个淡淡而会意的微笑也足以刻骨铭心，即便未遂，亦可安魂。

情人更多是带刺的红玫瑰，很少是温柔而又纯情的白牡丹。在人生的现场，往往充满着悄然而至的泪雪的纷飞，而少有情人的快乐，能抚慰两人挂一漏万的情感世界。因此，排除了初恋与初婚的情人领地，恰似一片难以逾越的雷区，只有在完成了有惊无险的胜利大逃亡，情人的美妙才会色彩斑斓，光芒四射。

情人节，似乎更属于一种特别热爱生命、生死都能系上浪漫情结的人们。这节里，也有许多人“鬼”情未了的伤感与欢心。真的情人只为看护灵魂而生，但不少粗糙的灵魂却将情人的柔美，典当给不求精细的世俗看客。于是，在一片寂寥的爱的天地间，融冬的暖流被推迟，秋实的礼赞被推迟，春色的莅临被推迟。而情人节，簇拥着众多的期待，不知哪一对情人了却心愿？

我告诉朋友：情人节时，我也能为一个意外的礼物而惊喜。生命没有完结，情感岂能先去？哪怕只是一种瞬间的抽象，也可以怦然心动成永久记忆。我当然知道，情感的幸福绝不简单。至今为止，我也无法弄清自己的爱情是否真正经历过？得而复失或失而复得，也不知哪一回让爱的真谛痛在心

坎或喜上眉梢？真的，我总想说，自己感触太多被悲欢撕成两瓣的爱；总望见有人孤单地伫立在一道风景愁煞的背景前，想不准该去的地方然后迈开回归的路；而另有许多人，却当只有完全忘记爱情曾经的叮嘱时，才能被生活承认是“天长地久”。

情人节，只把心跳的福分留给青年和中年人，她对老年人挺残酷：夕阳虽好，却因运行了一天已经疲惫，而爱总是盯着激情起舞的。除非那老人能够以某种特质浪漫一生。

尽管种种，我还是认为情人有节，因为，希望总在，真情总在。只要人类没有自虐的联想和冲动，哪怕是痛苦和折磨，情人们也总是要寻求至爱的机会。只是人们很难看清，谁是谁的真正情人？

感觉秋天的生辰

很明显，阳台上的花草开始了不间断的摇晃，一两枝不太坚强的叶茎已弯腰折下，天空的背景以灰色居多，白日的光景缩短了。秋天的味道从视觉里逼进心里，夏季里那种明晃晃的烦躁正被灰蒙蒙的忧郁替代。

我的生日正值秋日，命运跋涉始于自然寒意的初透之时。正是这样，我敏感于秋声秋色，融合了人生况味、秋的生命，便是自己人生旅程中执迷的、愈嚼愈浓、越看越深的情调了。

两天前是我生日，每一年季节的转换都十分巧妙地切

合着我生存年轮的转折,对于纪念之类的事,自己亦向来难得料理而每每淡化作罢。今年的秋影放大蔓延得尤其迅速,几轮台风的狂热作梗,便完全地推翻了炎夏统治。居家的人们停住风扇,加衣换被,啃着月饼体验了真正“中秋”的模样。恰巧的是,从紫金山天文台传出消息,居然说中秋节的月亮将在子时全蚀。这样的景观要给几十年才遇一回。夜里,我适时走出阳台想探个究竟,可乌云遮空加上城市普天放射的灯光,使我毫无证实的可能。只是阵阵袭身的秋风让我预感:这个年份的寒意决不寻常。

生日这天,我比往年更加沉默。

我把生命抽象成孤独,与树并在一起。我感觉生存的危机比树来得更加具体而严重。三十七年飘零成的纷繁落叶所掩埋下的诞辰,无疑是枯黄而又深重的。三十年前我就知了秋的本色。一个背着书包上学接受课堂启蒙的孩子,自然认得了四季的冷暖不一和它不同的气象,但却不懂什么是人生季节的变换;二十年前我已明白了许多,因为我的神经感觉超出单纯的课堂,进入了社会。那一整个持续很长的特殊时代,人们生命中经历的社会强烈气候,完全地超过了自然界毫无理性的狂风暴雨,它留下的灾难至今还有人为之隐痛、呻吟。大概那期间,人的生命已很不值得珍重,能顺着气呼吸就算了得,所以大人们也混沌了人生与自然的季节感,几乎在十几年间没能为我过上一切的生日,没

有将秋天的某一日同我生命的诞生联系在一块。

我当然明白，生活中任何一种僵固的方式，都意味着其内容的生动性被淡化与损害；而无力创新，产生不出鲜美的想象力，也同样意味着事物的存在价值在接近死亡。大凡社会中的经事之体、济世之物皆是如此，纪念生命的诞辰亦如此。或许，不拘形式，才更接近美好。

可能是因人近中年的缘故，对于秋寒的出现，使我极容易地将生命翻过的一页想象成枯树飘零的一叶。检点自己那么多并无壮丽色彩的岁月经历，一方面是历史的沉重，一方面是现实的轻飘——这种生存无为而无谓的感触，融化在这一片灰蒙蒙的秋色间，仿佛真是一种个人命运的幻灭！故此，生日，便也成了一样找不到慰藉的煎熬。

以往曾经人生的几许浪漫已烟消云散。如今的知秋之叶，任凭想象也成不了飞翔的翅膀。你可以用悲剧的视觉去描绘它的凄美，但却无法挽回生命自然力量绝对的耗散。人生精华的时光沉沦而去，它所导致的无奈，如同沼泽里的挣扎、沙漠中的焦渴令人难以摆脱。而今面对生日，最忧郁的感觉莫过于三十年来身心营造的结果，乃是一个愚人不觉、智者显见的生命大空洞！即使这半生想尽了种种创造的绚丽、品味出人性深浅浓稀的样样悲欢，甚至联想过宇宙的缺憾与神祇的伤痛。可是，我自己精神的现实依然是个大空洞。

生日这一天，我没有对家人声张，他们也暂时

地将它忘却了。像以往那样，我从不希望得到一点别人对自己生命延续的纪念与关怀。我只把自己的存在看得十分卑微，不值得人们为其费心劳神。因此，近乎寂寞的诞辰，构不成忧伤的理由。我惟一的敏感和工作，就是静静地坐着，重新一次审视生命的质量与分量，看它像不像属于人类。

而今年，我的灵魂又震颤了一下。

关于母亲

1

母亲就像一座庞乱的荒山,很容易让我在其间走失感情与思想的坐标;如同好几个年代叠印在一道的图案,我时常会辨不清母亲所处的确切位置,她的思维线路、情感河流、人生经纬以及最富生命意蕴的火山或冰川,都不是一下就能寻觅断定的。

今年是母亲大人的七十寿诞。按地方老家的习俗,该认真地操办一番,以示寿庆与做人的面子。可在这人生的节骨眼上,贺寿传统的场面与规模被改变了。从县城转到

省城，删繁就简，母亲接受了孩子们的建议。可以判断，这种抉择，在以前母亲的内心一定要经历相当的矛盾。在老家为亲朋同事做了几十年“人情”，成了客观上人情经济巨大“债权人”的母亲，毅然同意放弃“回收”的机会，并丢失了可以普城风光、显现老年福气的一生惟一一次排场，而且母亲表现出的姿态是心平气和。没有坚持的冲突，更没有往日怨天尤命的呈色。当然，这时的母亲，已是一位几乎全城皆知的热衷佛事的名人。一种明显的自我克制与尽量地同心中新型的完善结合行事，是母亲一生从动荡错杂走向平静清灵的见证或开端，虽说还达不到“随心所欲”地支配灵魂所及的各个境界。但宗教毕竟改变了母亲，使我能够在今天，拨开脑中盘缠多年的云雾，写一下母亲。

2

母亲生在城郊一个农民的家庭。贫困与解放改变了她的命运，使她成为福利厂的一名女工，进而又成了百货商店的职员，最终在物资局的岗位上退休。大概是出于一种对社会和政府的感恩心理，母亲从来都是一位工作上的积极分子。她几乎几十年如一日地成了一部工作机器，或是那个时代普通人所扮演的共同角色——一颗符合标准的革命的“螺丝钉”，不起眼却很实用。然而，由于超支能量的消耗体力，母亲的优秀成了公家经济和家庭精神

上的双重负担,以至人们一提起她,就问是在住院还是上班。在很长的一段岁月,母亲是以“病号”著称的。在医院的大门进进出出,并没有改变母亲一心逞强、争当先进社会角色的性格,尽管她的实际作用微不足道,也不属于那时被普遍称道的“特殊材料”(母亲始终未曾入党,按她自己的话说距离还差很远)。因此,迄今为止,我仍然找不到当初母亲那种确切的表现动机与最真实的信仰动力是什么。母亲没受过严格正规的教育训练,最初的启蒙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和共产主义 ABC 共同混合在她社会生活的认知意识里,形成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与人为善、与恶相斗,做一个不被闲话与领导批评的“好同志”。虽然,所谓“善”与“恶”,母亲这辈子未必完整理解它们的含义。当然,母亲至少在表象上,或说在舆论上获得了成功。绝大多数知道母亲的人,都说她是一个大好人。而做儿子的,我也认为,当她退休之后,努力寻找同佛教世界的沟通交流、与信徒们一道敲响普渡之门时,母亲在好人的实践上又多了真实的注脚。

母亲的确乐于助人,热情恒久。她所关心涉及的事情几乎包揽了世俗生活的全部内容。结婚、生育、盖房、造墓等生老病死以及工作调动、户口迁移、妯娌不睦、家族纠纷等纷繁俗务母亲都一一亲临主事。是否能决、有无结果都不能阻碍她一以贯之地及时行善。记得有一次,母亲明知道我手中有 20 斤粮票正准备送给一个朋友,但她却硬要我交给

一位突然前来求助的亲戚。我不依，使母子间爆发了一场不小的争吵。母亲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严格说终生都被这面子所累，有时也不得以牺牲真实的代价来维护它。还在我少年时，一回母亲病倒床上，单位上的领导同事都来探望她，母亲为了体现她的确卧床不起还一心牵挂工作的心情，让我回答来访的大人们说她尚未开胃进食。其实她已相对恢复了食欲，并用下了父亲备来的她最爱吃的一碗面食。而我竟如实地告诉别人的问话。结果事后挨了母亲的一个耳光，因为我损害了她的形象。

年轻时急于摆脱困境的挣扎，把母亲锻炼成一个遇事精明的女人。一面她要同父亲一道养家糊口，一面又要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另一面还要同经常的病痛作斗争。在社会、家庭与日常巨细的艰苦操作环境中，在心理与生理交织轮回的搏斗中，母亲身上的性情造就出一种过于社会化倾向。在更多时间里，她的人生舞台搭在社会而不是家庭，将最生动的精神寄托在公众关注的职业焦点上。因而，母亲的主要审美乐趣投放于社情而不是亲情。做为女人，她甚至是刚胜于柔、理性胜过了情感。这不是说她没有眼泪和悲伤。其实，她相当频繁地表现出多愁善感的一面，只是这种情绪往往更容易使痛苦的精华稍纵即逝，很少留下弥足珍贵而震慑心灵的效果。女人的视野一旦转向社会，留给家庭的感情便自然显出一块空白，而她所能给予这个社会最基础、也最活跃灵动的细胞——家庭的影响，